

2020年第3期（总第12期）

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动态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STUDIES
REVIEW

各方专家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国际战略安全研究领域新论点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一、各方专家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2020年1月15日，中美双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正式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标志着中美双方朝着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迈出重要一步。作为全球体量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贸易协商的每一步都引发各方关注，本动态挑选各方专家对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看法的言论，进行摘要整理，供读者参考。

1、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存在一些重要问题未得到解决。中美近日签订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暂缓了世界两大经济体间两年来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但还有一些重要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如政府补贴与行业政策等。且目前来看，第二阶段经贸谈判何时、何地以及如何进行都不明朗。在知识产权方面，新经贸协定要求中国就如何保护知识产权公布执行计划细节，还要求中国定期公布执行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数据，以供美国评估中国遵守协议承诺的情况。中国还在协议中承诺加大对知识产权窃取的打击力度。值得注意的是，协议未要求美国在知识产权方面采取更多措施。在农业采购方面，经贸协议要求中国在未来两年内每年购买价值至少400亿美元的农产品及相关产品，但问题在于目前美国是否有能力为中国生产如此大量的农产品，很可能美国需要将此前出口他国的农产品部分转移出口至中国。在货币政策与金融市场开放方面，经贸协议的内容并未超出此前两国在G20框架下的共识，尤其在防止竞争性货币贬值与竞争性调整汇率的问题上。协议中提到双方“均应公开”国际储备与国际收支数据，而这一承诺更突显了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就新内容达成更多一致。在协议中新出

现的趋势为美国财政部角色的淡化，协议规定双边评估与分歧解决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贸易代表办公室可根据情况与其他部门合作。此协议能否得到良好的执行还有待时间检验，未来两国还可能面临此前未曾预料的挑战。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网站 1 月 15 日发表该智库高级副总裁马修·古德曼、高级顾问思考特·肯尼迪、威廉·阿兰·赖因施和高级研究员史蒂芬妮·斯加尔的文章《美中第一阶段协议包括什么内容》。<https://www.csis.org/analysis/whats-inside-us-china-phase-one-deal>。

2、美中达成的第一阶段协议只能算是短暂的成功。美中贸易争端开始后两国曾多次达成协议，然而并未能阻止两国贸易关系持续恶化。此次协议达成后，美中双方公开的信息强调重点依然迥然不同，这很可能暗示双方仍存在重大分歧且协议依然难获执行。从短期看，中方取得了贸易战的胜利，在做有限让步的情况下，可以继续现行经济系统，采取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伤害贸易伙伴与全球经济。虽然特朗普政府认识到了中国贸易政策存在问题，但贸易战却未能取得应有的成果，反而失去了中国市场，还促使中国走向科技自立。此外，美国在贸易战中采取的单边主义路线也严重破坏了二战以来建立的全球经济系统，引发了欧洲、亚洲与拉美盟友与伙伴的严重不满。美中两国对目前持续恶化的双边关系都负有责任，要想拯救美中关系与多边系统，两国需要放弃坚信自己将是赢家的任性想法，采取更为理智的战略，防止误判引发不可挽回的损失。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 12 月 13 日发表该中心高级顾问斯科特·肯尼迪的文章《美中贸易停火脆弱而昂贵》。<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9/12/04/how-china-s-defense-establishment-views-china-s-security-environment-pub-80497>。



3、美中高关税将是新常态。美中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无限期暂停了本可能伤害美国消费者的部分关税，一些现存的美国关税也被削减一半，中国也承诺将采取行动采购农产品、能源产品，但总体上来说数千亿美元的关税仍有效，两国已经不可能回到贸易战前的状态。从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就是美国向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将是新常态。协议达成后，美国仍将继续对近三分之二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并且，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仍将提高至 19.3%，而贸易战前这一数额为 3%。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仍是史无前例的，并且无意在将来削减对华关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后，中国同样对关税进行了调整，但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仍为 20.9%，而贸易战前这一数额为 8%。对中国出口的一半以上美国产品仍会被征收报复性关税。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情况说明书，中国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金融服务以及农产品采购上作出了承诺，然而关于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补贴一事却并未被提及。特朗普与中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很多内容还未被公布，能看到最显著的结果只是高关税将成为新常态。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网站 12 月 19 日发表该智库高级研究员乍得·布恩的文章《与中国第一阶段协议：高关税将是新常态》。
<https://www.piie.com/blogs/trade-and-investment-policy-watch/phase-one-china-deal-steep-tariffs-are-new-normal>。

4、美国未在第一阶段协议中取得显著成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情况说明书所表述内容存在很多问题，且美国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并未取得显著的成绩。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美中贸易协议相关情况说明书，双方将以一个公平有效的方式来解决分歧，但实际上没有中立裁决机构参与美中贸易分歧磋商过程，并不是一个真正有效的分歧解决机制。在世贸组织文件中，中国已做过关于知识

产权与技术转让的承诺，所以情况说明书中“中国首次在贸易协议中停止其长期存在的强迫技术转让”的说法并不准确。并且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磋商启动前，中国本身就已经开始修改相关国内法律，所以中国在协议中所作承诺也未必会带来新的立法程序。关于农产品采购，中国目前面临农产品短缺的情况，所以增加农产品采购并不出人意料。在金融服务方面，协议中内容也与世贸组织规定的成员国义务类似，并且中国在这一方面也早已启动了国内立法，所以也不能算得上是新的发展。关于汇率问题，预计协议内容会与美墨加贸易协议相关内容类似。根据情况说明书，中国将从美国进口大量额外的商品与服务，但是实际上美国生产的总量是一定的，那么除非美国减少对其他国家的出口而扩大对中国的出口，否则是不现实的。

——卡托研究所网站 12 月 16 日发表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副主任西蒙·莱斯特的文章《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一些细节》。
<https://www.cato.org/blog/few-details-us-china-phase-one-trade-deal>。

5、除非解决美国内储蓄问题，否则第一阶段协议将适得其反。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虽然降低了关税的直接威胁，但并未结束中美之间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冲突。华盛顿深陷“中国欺诈”的说法，确信中国违背了 2001 年底加入世贸组织时作出的依西方要求塑造形象的庄严承诺。这种说法是彻头彻尾的捏造，事实上，中国的入世协议中没有任何类似于这种制度改变承诺的条款，但美国现在把自己造成的贸易赤字归咎于中国。危机后长期的预算赤字，再加上特朗普大刀阔斧的减税，美国内储蓄短缺的情况更加严重。认为将缩小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会解决这一问题的想法是荒谬的。美国与 102 个国家都有贸易赤字，其国内净储蓄率仅占国内收入的 2.4%，与中国的双边谈判方式解决不了美国的多边贸易问题。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贸易转移——将美国贸易逆差中的中国部分转移给其他国家。如



果不解决国内储蓄问题，第一阶段协议将适得其反，因为从中国转移的贸易将流向生产成本更高的其他国家的生产商，实际上就相当于对美国消费者加税。

——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12月15日发表美国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的文章《美国的对华战略错误》。[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19/12/15/americas-strategic-china-blunder/。](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19/12/15/americas-strategic-china-blunder/)

6、**美对华贸易诉求漏洞百出。**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仅解决了美国关切较为有限的一部分，剩下的部分将会是更为难以解决的硬骨头。如果美中都希望全球贸易是开放而公平的，那么美国目前的政策显然是背道而驰。由于目前尚不能确定中国将如何执行这一协议，因此对缓解贸易战的前景不宜过于乐观。美国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消除对美贸易顺差，停止“操纵汇率”，停止窃取知识产权，停止强制技术转让，停止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等。美国的这些要求存在很大问题：第一，美国一些要求在概念上是错误的；第二，在全球贸易系统内，一般双边行为的结果都是更换贸易伙伴；第三，中国政府将如何满足美国的要求尚不明确。此外，让中国消除对美贸易顺差的要求具误导性，因为商品贸易平衡无不具有特别的意义。美国经常账户余额是国内投资与国内积蓄的差额，且美国的赤字是全球性的，一国调整贸易顺差并没有意义。美国有关操纵汇率的要求也存在同样的错误，显然这一要求的目的还是减小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但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还是需要改变美国国内投资与积蓄的平衡。有关知识产权、技术转让与补贴的其他要求是可以进行谈判的，但是必须在一个多边框架内，如世界贸易组织，但美国却百般阻挠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法官的任命，导致上诉机构无法正常运转。综述，美国种种做法于解决问题毫无益处。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 12 月 20 日发表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安娜·克鲁格的文章《为何美中贸易战会再次升级》。<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united-states-china-trade-war-could-reignite-by-anne-krueger-2019-12>。

7、第一阶段协议更像是采购协议，而非贸易协议。美国经过两年的高额关税，无数农民破产，而目前的协议最好结果也不过是回到奥巴马政府执政最后一年的状况。美中两国对协议不同的表述也非常引人注意，一些美国声称中国将作出的让步并未在中国公布的内容中显示出来。有关中国停止强制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的承诺更让人充满怀疑，毕竟中国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时就做出过这样的承诺。中国社交媒体对这份协议的反应并不是一种庆祝的情绪，中国国家媒体的反应更显得非常谨慎，并未流露出庆祝之意。据报道，中国已经做好准备跟美国进行金融持久战。中国虽承诺采购美国价值 400 亿美元农产品，但这实际可能是一个很难达到的目标。中国已经找到了农产品的替代进口国，尤其是美国的大豆，但猪肉采购预计将会是贸易协议的重头戏。

——《外交政策》杂志网站 12 月 18 日发表该杂志高级编辑詹姆斯·帕默的文章《为何中国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并不欢欣庆祝》。<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12/18/china-us-phase-one-trade-deal-agreement-economy-xi-jinping/>。

8、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只是短暂的停火，中美进入持续竞争的新时代。虽然美中最近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两国在贸易、技术以及其他问题上对抗的紧张局势，但这并不能代表两国关系的发展走向。很显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将进入一个持续竞争的新时代，两国关系将如何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



领导层，但从目前来看趋势让人难以乐观。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对投资者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避免了可能导致美国甚至全球经济衰退的新一轮关税。但坏消息是这不过是短暂的停火，涵盖贸易、技术、投资、货币以及地缘政治的全面战略竞争已经拉开了大幕。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美中更广范围的脱钩将会更加明显。美国认为中国在5G、机器人、自动化、生物科技等尖端科技领域谋求自立并最终超越美国，因此采取诸多措施限制中国科技产业。由于美国的严控政策，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相比2017年下降了80%。美中关系的最近发展显示出一个逆全球化、经济与金融分裂化与供给链断裂化的趋势。美中两国应当在竞争的同时保持合作，尤其是在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等问题上。但特朗普并不明白“可控战略竞争”需要与他国进行合作，美国需要与盟友和伙伴合力打造一个拥有开放社会与开放经济的21世纪。令人遗憾的是，美国这一届政府缺乏这样的战略眼光，美国目前采取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路线让盟友深感痛心，也令西方阵营进一步分化。长此以往，特朗普政府将会破坏美国的战略联盟，弱化美国的硬实力与软实力，最终只会让中国再次强大。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12月23日发表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克林顿政府白宫经济委员会高级经济学家鲁里埃尔·罗比尼《特朗普将使中国再次伟大》。<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us-china-strategic-rivalry-decoupling-by-nouriel-roubini-2019-12>。

9、美政府应在贸易战第二阶段进行更好的规划。美国虽与中国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对抗路线是显而易见的，接下来两国贸易战将聚焦于进出口管控、投资限制以及制裁手段上。美中地缘政治竞争、迥异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系统的巨大差异使全面竞争无法避免，第一阶段协议只是第二阶段贸易战的序章。中美贸

易战中最引人注目的战例当属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发起的长达一年的打压，然而据最近的市场调查显示，华为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8%，这说明华为已经调整了供给链，摆脱了对美国产品的依赖。事实说明美国的经济遏制手段存在问题，美国政府应当及时进行路线与手段调整，在贸易战第二阶段进行更好的规划，采取更有效的外交手段，积极寻找对中国产品投资替代选项，此外还需要认真评估对华采取遏制经济政策将带来的长期风险。

——《外交政策》杂志网站 12 月 27 日发表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彼得·哈里尔《美中贸易战进入了第二阶段》。[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12/27/united-states-china-trade-war-fought-export-import-controls-investment-restrictions-sanctions/。](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12/27/united-states-china-trade-war-fought-export-import-controls-investment-restrictions-sanctions/)

10、贸易战前景仍不容乐观。中美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令为时近两年的贸易战出现了暂时的风平浪静，但两国分歧众多，贸易战前景仍不容乐观。达成第一阶段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中国因贸易战损失严重，当务之急是平息局势，接受一定的让步，从而恢复与美国的贸易、稳定中国的增长；另一方面，虽然贸易战对美国经济总体影响不大，但对特朗普支持者最多的行业却造成重大打击，与中国达成协议部分原因是基于特朗普的政治和选举战略。但这并不会带动中美之间持久的解决方案，因为两国间分歧点众多，而且现阶段它还只是承诺，而非具体措施。

——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网站 12 月 18 日发表该所副所长茜尔维·马特利的采访《美中贸易协议意味着贸易战的终结吗？》。<https://www.iris-france.org/143017-accords-commerciaux-entre-les-etats-unis-et-la-chine-vers-la-fin-de-la-guerre-commerciale%E2%80%89。>



二、国际战略安全研究领域新论点

1、中国应以更为实用主义来审视其安全立场。目前看似美中摩擦集中于贸易、投资与科技发展等领域，但其实双边关系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在于两国冲突的安全认知，因此有必要仔细分析中国如何看待其安全环境。在华盛顿有关中国有意取代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说法甚嚣尘上，这更加助长了中美双方充满敌意的零和思维。很少有美国分析人士能看透这些说法，通过切实的证据来分析中国的安全观。通过对华军方、分析人士的采访，对领导人演讲的细致分析以及对《中国国防白皮书》的理解，可以大体对中国如何看待其安全环境有一个了解。中国对其安全环境认知的基本特征是北京对全球安全主流趋势的定义。2019年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延续了过去有关“和平与发展”趋势的论调，但也提到国际安全局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在国防上依然奉行防御为主的政策，但采取了更为宽泛与更具意识形态特征的国防政策与战略。2019《中国国防白皮书》折射出中国面临更具挑战与威胁环境的反应，也突出了习近平建设强大但乐于进行国际合作的军队的要求，还表达了不愿与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对抗的态度，这与华盛顿乐于冒险且不可预测的军事风格截然相反。但除非北京能以更为实用主义的路线来审视其安全立场，且尝试与美国就相互适应进行有意义的接触，否则全球安全环境还会继续充满波动与不确定性。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12月4日发表该智库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斯韦恩的文章《中国国防机构如何看待中国安全环境》。<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9/12/04/how-china-s-defense-establishment-views-china-s-security-environment-pub-80497>。

2、中国正通过多种方式输出自身发展模式。中国正在通过举办论坛、提供技术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与扶贫减贫策略交流等措施输出发展模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重申中国“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北京还通过在国内外举办国家治理主题论坛来推广中国发展模式，不少东盟国家与非洲国家都积极参加了论坛。在政治理念方面，中国模式重要元素之一就是将国家控制置于公民社会之上。且中国提供理念的同时，还提供法律与机构框架，以及相应技术与服务来支持这一模式。目前至少有 50 个国家正在研发基于华为技术的监控系统。这一点值得警惕，因为监控系统虽能打击犯罪，也是打击不同政见者的有效手段。在经济方面，中国还在广泛推广其以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发展的经济模式，这会导致一些出现政府债务激增与腐败抬头的情况。此外，中国还试图通过多边机制与机构来重塑国际标准与秩序。无论世界对中国输出发展模式持欢迎还是抗拒的态度，美国目前首先需要认识到中国寻求并积极采取措施输出其模式这一事实。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网站 12 月 11 日发表盖委员会亚洲研究主任伊丽莎白·伊科诺米的文章《是的，中国正在输出发展模式》。<https://www.cfr.org/event/us-defense-priorities-and-policies-conversation-secretary-mark-t-esper-0>。

3、美报告称中国海军现代化已成为美国防规划和预算所关注的最大焦点。在大国展开竞争的国际安全形势下，中国采取的包括海军现代化的军事现代化行动已经成为美国国防规划和预算所关注的最大焦点。中国海军在装备采购、后勤维护、军事理论、教育培训等诸多方面的现代化对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深海区域的战时控制能力构成重大挑战。中国包括海军现代化在内的军事现代化行动的目的有：1、发展在必要情况下用军事手段应对台湾问题的能力；2、对中国近海



地区，尤其是南海取得更大程度的控制或主导；3、实施中国关于它有主权管理在本国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外国军事活动；4、保卫中国的海上商业交通线，尤其是将中国与波斯湾连接起来的交通线；5、替代美国在西太平洋发挥影响；6、维护中国作为地区主要大国和世界主要大国的地位。针对中国的举动，美国海军采取了如下做法：1、将更大比例的舰船调派到太平洋；2、把作战能力最强的新式舰船、飞机及最优秀的人员分配到太平洋；3、维持或增加在太平洋的常规军事行动、以训练和发展为目的的演习以及与盟国和其他国家海军的接触与合作；4、扩大规划中的海军未来规模；5、发起、增加或加快旨在发展新型军事技术并采购新式舰船、飞机、无人航行器和武器的众多项目；6、开始形成新的作战理念（例如，动用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兵力的新方法）来对抗中国的海上反介入/区域拒止力量；7、海军未来几年会转向更加分散的舰队架构，特点是大型舰艇占一小部分，小型舰艇占一大部分，并大大增加对无人航行器的使用。报告认为，摆在国会面前的问题是，美国海军对中国海军现代化行动的应对举措是否恰当。

——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站12月23日发表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2019年12月20日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国海军现代化：对美国海军实力的影响——背景及摆在国会面前的问题》。
<https://news.usni.org/2019/12/23/report-to-congress-on-chinese-naval-modernization>。

4、美中新冷战已开始。特朗普政府对抗中国的立场被两党精英决策者接受，特朗普的敌意以惊人的速度从另类的外交政策转变为常识。舆论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美国人比例从2018年的47%猛增至2019年的60%。最初的贸易战针锋相对迅速演变为其他多种冲突，包括以华为事件为代表的技术战争，以新疆问

题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对抗及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货币战争等。但是，没有证据显示新冷战会采取核边缘政策或发动代理人战争，因此对抗发生在网络空间或太空的可能性更大。中国的全球扩张集中在经济、政治层面，态度也不同于苏联。如果新冷战局限于经济和技术竞争，好处或远大于代价。意识到外部敌人的存在有利于凝聚美国国内共识，减缓政治分裂趋势。外敌概念可以说服政客们投入大量资源研发新技术。与此同时，美国不应盲目自信必定赢得这场冷战。中国今天构成的经济挑战远比苏联要大，也没有国家会为了遏制中国而签订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的条约。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 12 月 2 日发表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尼尔·弗格森的文章《新冷战？这次是与中国，而且已经开始》。
<https://www.nytimes.com/2019/12/02/opinion/china-cold-war.html>。

5、美过于关注中国不利于自身全球利益。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经过矫枉过正后，把中国问题放在每个安全考量的中心位置，这种定位使美国无法正确应对多变的地区局势，也无法在现行的中国政策中收获期待的结果。一心关注中国会将美国盟友置于危险境地。美国的亚洲盟友与伙伴感到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逼迫其在美中两国间选边，而美国欧洲盟友则担心美国背弃承诺，因此将不得不走向自立。美国对中国的过度关注还从一定程度上给了老对手俄罗斯更多空间，使其在中东与非洲扩大了影响。以上情况都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了不利影响。中国的确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威胁，但美国目前采取的策略并不现实，而且过于被中国问题牵着鼻子走。美国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虽然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呈下降趋势，但是仍是全球范围内设定事态发展节奏最重要的力量。美国不应当被冷战的历史局限，不应被中国左右，而应放眼未来，从自身出发制定国家安全战略。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12月3日发表在该中心高级研究员塞缪尔·布兰宁的文章《坏主意：被中国牵着鼻子走的美国战略》。
[https://defense360.csis.org/bad-idea-china-driven-u-s-strategy/。](https://defense360.csis.org/bad-idea-china-driven-u-s-strategy/)

6、“新尼克松转向”凸显美国战略界思维能力衰竭。美杂志刊文主张采取“新尼克松转向”政策以挑拨中俄关系，这表明美国战略界的担忧以及其思维能力的衰竭。许多美国人将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影响力的恢复视作挑战，如今美国媒体和政界常常讨论如何维持美国霸权，中俄谁更危险，该先遏制谁的问题。《美国保守派》杂志刊文对此进行了回答：中国最危险，俄罗斯应当成为最重要的遏华工具之一，这两个大国将在相互对抗中彼此削弱。该文作者称，此种做法为“新尼克松转向”，即离间俄中，为了在这方面重建对俄关系，需要非正式地承认其在前苏联地区的“势力范围”，接受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中立地位。不过在部分接近特朗普政府的美国政治家和专家看来，“新尼克松转向”不是一个严肃的想法。国家利益中心防务研究主任哈里·卡齐亚尼斯称，俄罗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倾向于捍卫自身利益而不顾及美国的计划，美俄不可能结成任何遏制中国的同盟。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赞成“集体遏制中国，把它纳入符合美国利益的世界秩序的主意”，但没有看到俄罗斯出现在这个“集体”中的可能。负责政策事务的副国防部长约翰·鲁德认为，中俄同样危险，只是各有各的危险之处。实际上，世界已经多极化，这是任何“新尼克松转向”政策都无法改变的。

——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学者维克托·皮罗任科11月14日发表在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上的文章《美国讨论如何同时遏制中俄两国》。[https://www.fondsk.ru/news/2019/11/14/v-ssha-obsuzhdajut-kak-sderzhat-odnovremeno-rossiu-i-kitaj-49458.html](https://www.fondsk.ru/news/2019/11/14/v-ssha-obsuzhdajut-kak-sderzhat-odnovremенно-rossiu-i-kitaj-49458.html)。

7、美国应采取有效措施消减中国核威胁。中国的核能力不断提升不仅威胁美国安全，还可能会使美国的亚洲盟友日本与韩国不惜代价研发自己的核武器。据美国国防情报局估计，中国核武数量在 2030 年将会翻一番。中国宣称寻求发展和平核项目，但中国的铀浓缩能力与钚再循环能力已远远超出民用需求。种种证据表明，中国很可能在未来 20 年将拥有超过美国与俄罗斯的核能力。这让日本与韩国深感担忧，甚至有可能放弃此前不寻求建造核武库的政策路线。建议美国政府采取如下措施：第一，努力说服中国、日本与韩国放弃继续寻求建造或扩大核武库的想法；第二，需要让中国明白，提升核能力的努力会给中国带来军事与外交上的代价；第三，美国的军事现代化应该朝着降低核武作用的方向努力。此外，美国还可以采取更多措施为在全球范围内削减核威胁作出努力。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 12 月 14 日发表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访问研究员迈克尔·马札与美国防扩散政策教育中心主任亨利·索科尔斯基的文章《美国必须说服中国放弃对核武的兴趣》。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must-dissuade-chinas-interest-nuclear-arms-105117>。

8、美政府承认中国是其最大威胁至关重要。美国务卿蓬佩奥称，特朗普在贸易谈判背景下谈到的问题通常都具有国家安全意义。美国政府官员需要明白贸易与国家安全这两个问题是不能分开理解和讨论。美国政府过去的做法是将贸易与国家安全割裂开来，有人甚至认为只要经济利益足够大，对手可以变成同盟，但是事实证明这样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在应对中国在南海造成的威胁时，美国需要澳大利亚、印度与其他地区盟友的支持。另一方面，这些盟友需要对太平洋岛国进行经济支持，从而避免这些小国陷入中国的援助陷阱。美国需要作出更多努力保持对中国的军事优势，且在对华外交政策上



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

——哈得孙研究所网站11月27日发表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丽贝卡·海因里希的文章《迈克·蓬佩奥对中国带来的威胁“一清二楚”》。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5508-mike-pompeo-is-keenly-aware-of-the-threats-posed-by-china>。

9、美智库报告提出提升美竞争力建议。新美国安全中心近日向美国防部提交独立评估报告《应对中国挑战：更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竞争力》。这份报告综合评估分析与中国进行长期竞争的情况，并提供了有关提升美国竞争力与推进美国印太战略的详尽建议。具体建议有七个方向：1、保持美国常规军事威慑力量；2、在关键技术领域保持美国的领先地位；3、提升美国经济实力与在经济领域的领导地位；4、加强美国的外交实力；5、就意识形态与话语权进行竞争；6、提升数字领域的自由并对抗高科技领域限制自由的做法；7、为赢得与中国的竞争而培养人才。新美国安全中心副总裁伊力·莱特纳称：“在最基础的层面，要与中国竞争，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美国自身，更新美国的竞争力。我们采取的竞争策略需要能够提升美国在经济、科技、外交、国防、意识形态、人力资源等方面的竞争优势。”

——新美国安全中心网站12月6日发表报告《应对中国挑战：更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竞争力》。<https://www.cnas.org/press/press-release/cnas-delivers-congressionally-mandated-study-on-u-s-strategy-in-the-indo-pacific-to-the-department-of-defense>。

10、当前核扩散管控失灵威胁全球稳定。2019年美国退出《中程导弹条约》，而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于2021年到期。美国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后，伊朗重新启动核武器研发计划。伊朗的行动可能将招致美国或者以色列发动预防性打击。这样一场打

击可能会导致包括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在内地区大国研发或获取自己的核武器。朝鲜已经拥有几十枚核武器和导弹，其核武器数量还可能扩大。韩国和日本可能将不再信任美国的核保护，决定自行发展核武器。东北亚地区和中东地区国家竞相获取核武器则将引发预防性战争，多个核武库的存在也将成为引发冲突的因素。印巴之间核威慑政策难以臆测，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随着核技术越来越容易获得、武器控制在大国对抗背景下分崩离析、美国从世界舞台上撤退造成联盟削弱，以及世人对广岛和长崎记忆的消退，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危险时期。

——美国外交学会会长、前国务院政策计划参事室主任理查德·哈斯 11 月 18 日发表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上的文章《即将到来的核危机》。<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oming-nuclear-arms-races-and-crises-by-richard-n-haass-2019-11>。

11、国际防扩散体系需采取措施应对化武威胁。随着科技发展，化学武器也在不断进化，要杜绝化学武器重新扩散与被使用，防扩散体系需要根据变化调整标准、威慑手段、禁忌与惩罚措施等。但目前由于防扩散体系中缺少专业知识与专家，大多数国家在此问题上目前都属于“沉默的大多数”。赫尔斯曼建议：一，将应对小规模使用化学武器与使用新型化学武器问题作为重点方向，有针对性改进防扩散体系；二，重新构建《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增加应对化武威胁的内容；三，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应加大对实验室的支持力度，通过研究提升防范与诊断技术手段；四，国际社会需考虑制定《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之外的新协议。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核问题研究项目主任丽贝卡·赫尔斯曼与研究助理苏珊娜·克阿耶 11 月 14 日发表在该中心网站上的文章《僵化的结构与不断进化的威胁：关于防扩散问题与禁止使



用化学武器》。<https://www.csis.org/analysis/rigid-structures-evolving-threat-preventing-proliferation-and-use-chemical-weapons>。

12、太空领域竞争对美国未来有重大影响。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目前正在试图限制美国在太空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需要更好的了解太空竞争的性质，并思考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如何进行合作才能确保一个安全、自由与繁荣的未来。哈德森研究所日本项目首席研究员村野将认为，指导日本太空发展的部门是文部科学省与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而非防卫省与自卫队，所以日本过去较少从国家安全角度审视太空政策。但为了应对中国在太空领域的扩张，最近才将这一领域作为防务投资的重要方向。美日正在太空领域进行合作，并计划加强合作。在与中国全方面的竞争中，同盟合作是美日的优势所在。哈德森研究所亚太安全研究项目负责人克罗宁认为，太空问题复杂、紧迫而具有高度竞争的特性，制定太空政策对美国以及盟友日本、印度等国政府都是刻不容缓的要务。

——美国总统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 11 月 13 日发表在哈德森研究所网站上的文章《美国的太空政策与印太合作》。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5481-transcript-u-s-space-strategy-and-indo-pacific-cooperation>。

13、俄罗斯中东战略面临长期风险和挑战。首先，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战略举措之一是与多国建立与保持合作关系，并在这些国家间保持平衡。这种意识形态中性化的做法增加了投资机遇，扩大了外交斡旋的空间，显著提升了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但这种弱化意识形态、交易式的关系给俄罗斯与中东国家间的缺乏互信埋下了种子。因此，俄罗斯的多伙伴策略从短期看可以带来收益，但是却带来了长期风险。其次，俄罗斯经济疲软与软实力缺失也是导致战略收益

有限的原因之一。一直以来，俄罗斯追求成为有地位的国际大国，能为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也是其战略收益之一，但俄罗斯始终未能将中东国家纳入其轨道，这意味着对于中东国家来说，俄罗斯模式没有美国模式更具吸引力。此外，俄罗斯中东战略非常依赖资源与机遇，当资源充分，机遇恰当，俄罗斯在中东的活跃度就会提升，反之则会降低。俄罗斯战略雄心与现实可用资源间的差距导致其在追求战略目标时不得不面临诸多限制。

——兰德公司网站 11 月 26 日发表该智库高级政策分析师丽贝卡·瓦赛尔的文章《俄罗斯中东政策的局限性》。<https://www.rand.org/pubs/perspectives/PE340.html>。

14、弱化朝核威胁、与朝和平共处均可实现。特朗普政府目前需要尽快与朝鲜再次进行外交接触，否则 2020 年的局势将与 2017 年相似，爆发摧毁性战争的风险将再次上升。美朝自 2018 年来的外交接触看似增加了达成和平的可能性，但在现实中两国军事对立的局面一直未曾改变，取得实质性外交突破的时机也随河内峰会的失败一去不返。尽管如此，朝鲜目前仍然非常希望美国能撤销部分制裁，所以谈判依然是有现实基础且可实现的。但美国不能指望朝鲜按美国的期望在撤销制裁前就实现完全弃核，美国最现实的路径应当是用撤销部分制裁来换取朝鲜弱化威胁的行为。朝鲜需要至少十几年的时间才能建立起足够的安全感，做到完全弃核。美国目前最恰当的做法是通过坚定的威慑与灵活的外交避免不必要的战争，保持经济的长久繁荣。

——美国国防要务外交政策研究员丹尼尔·戴维斯 11 月 19 日发表在国家利益网站上的文章《特朗普与朝鲜：为何 2020 年局势与 2017 年类似》。<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skeptics/trump-and-north-korea-why-2020-could-look-2017-97622>。



15、美韩对军事合作的认知存在巨大差异。美韩近期分摊军费用谈判的失败显示出美韩在军事合作上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数据显示，互联网韩语用户对《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的关注时间高点出现在2018年谈判失败后，而互联网英语用户对该协定的关注时间高点则出现于2017年朝鲜半岛局势非常紧张的时期。这显示出虽然美国与国际观察者们更为关注此协定的安全维度，韩国更关注的不是美军带来的安全保护而是美军驻扎带来的财政负担。韩国媒体近期对分摊费用谈判的报道规模之大与跟踪密切程度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报道中充斥着对驻韩美军的批评。除了媒体报道，韩国社交媒体数据也显示显示互联网韩语用户近期在反美语境下活跃程度非常高。此外，自今年费用分摊谈判举行以来，韩语互联网用户对经济的关注程度急剧攀升，达到了一年来的最高水平，而对安全问题的关注则相对平稳，此数据说明美国很可能低估了费用分摊谈判可能对韩国造成的经济影响。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11月26日发表该中心高级顾问维克托·查等人合写的文章《美韩分摊军费谈判动摇了寻求美国安全保护的韩国民意》。[https://beyondparallel.csis.org/u-s-south-korea-cost-sharing-negotiations-impacting-korean-public-support-for-u-s-security-umbrella/。](https://beyondparallel.csis.org/u-s-south-korea-cost-sharing-negotiations-impacting-korean-public-support-for-u-s-security-umbrella/)

本期责编：安刚、周武华

支持单位：参考消息报社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办公地点：清华大学明斋 217

联系电话：010-62771388

电子邮箱：ciss@tsinghua.edu.cn